

文化“两创”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融媒系列报道

“守艺人”臧建的彩色葫芦烙画  
铁笔生花，打破黑白灰

易雪 通讯员 孙灿 济宁报道

葫芦烙画

每一笔都小心

2月11日，新春的烟火气息还未消散，窗外的枝丫已经萌出新芽。身着红色唐装上衣、黑色裤子上沾着少许木屑的臧建与往常一样，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，步履匆匆地来到位于济宁市任城区观音阁街道的葫芦烙画工作室。

正坐于工作台前，臧建从包中掏出一只看似普通的葫芦。“挑选葫芦十分有讲究，我们一般会选用两年的、皮质较好的葫芦进行烙画。水分干透的葫芦适合烙画上色，可以烙出深浅层次来。”谈话中，臧建用铅笔在葫芦上开始勾勒出牡丹花的草图。多年来的烙画经验，让臧建早已对大多数花鸟虫鱼的形态了然于心。“勾勒图案是为了在烙画的时候做到每一笔都不出错。花鸟虫鱼相对简单，一般十几分钟就能画好，但如果勾勒人物的草图，要更加注重线条，要更加仔细，时间也更长一点。”臧建说。

没一会儿工夫，牡丹花的草稿已完成。随后，臧建调试了一下自制的连接电烙笔的变压器，开始了正式的勾勒步骤。笔头闪耀的火花掺杂着淡淡熏味，眉头紧蹙的臧建，在台灯的光亮下看上去尤为认真。“烙画过程中，手上的技术要到位，要突出图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。特别是像花朵这种图案，光线所照射的角度不同，每一朵花瓣要有深有浅，所以烙画时一定要速度不一，做出墨分五色的立体效果。”臧建解释说。

“其实葫芦烙刻需要非常小心，甚至算得上胆战心惊，一笔一画都不能出错。”只见电烙笔在臧建手中犹如神奇的画笔，在葫芦表面游走，每一笔，或轻或重，或缓或急，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线条，勾勒出一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花。

“在葫芦上烙画看似简单，实则不然。每一幅画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构思、设计，以及选择落笔位置，才能让画和葫芦完美契合，呈现出最好的状态。”臧建说。

以烙铁为笔，以葫芦为纸，轻勾巧勒间，精致细腻的图案被烙烫而上，再加之渲染上色，形态各异的葫芦上不再局限于黑白，一个个五彩缤纷、造型生动的葫芦烙画作品在“守艺人”臧建手中栩栩如生。花甲之年的他，已与葫芦烙画技艺结缘40余年，《孔子讲学图》《绿度母》《春夏秋冬》……一幅幅作品见证了他在方寸之间烙画出的“大千世界”。葫芦，有着“福禄”的美好寓意，在臧建心中，葫芦烙画不再只是一项手艺，更是艺术的呈现，也是文化的传承。



臧建正在葫芦上烙画。

让“黑白灰”  
变得“五彩斑斓”

在臧建的葫芦烙画工作室，从几案到墙上，摆放、悬挂着上百个葫芦。有长相标准的亚腰葫芦，有千奇百怪的异形葫芦，还有迷你的鸡蛋葫芦。每个葫芦依形造景，或庄重典雅，或粗犷大方，或细致柔美，都别具风格。每个葫芦上除了丰富的图案吸睛外，五彩斑斓的色彩则显得更“出圈”。

不同于传统的葫芦烙画的“黑白灰”，臧建的烙画作品既有国画工笔的微如发丝、精谨细腻，也有西方素描的明暗对比、光影变化，还有版画的线条精练、凹凸错落，更有水粉画的柔润上色、雅致淡然。“我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渲染这一道工序，这样让传统的葫芦烙画增添了色彩。”臧建说。

以春节期间备受欢迎的葫芦烙画《金蛇献佛》为例，长长的葫芦嘴被绿色与黑色的蛇皮纹路烙刻成形，在葫芦“肚皮”上，蛇身盘旋而至，栩栩如生。“渲染不同的底色时，还是以黑白灰为主，能否灵动呈现，全凭手中一股巧劲，轻点烫烙，会呈现灰色，稍一用力便是黑色。”臧建说，为了让作品具有立体感，渲染上色工序必不可少，与其他葫芦烙画手艺人不同，调色盘对他尤为重要。“制作葫芦烙画，一笔一画、一点一染，力道、火候、上色都是功夫，更讲究意在笔先、落笔成形。调色后，通过电烙铁对不同位置进行点涂上色，可以让传统的葫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艳丽。”

“相比普通的葫芦烙画作品，我每次创作一幅作品都要比别人多那么一点时间，少则两三天，多则大半月甚至半年。在创作过程中，首先是构思，其次要注重细节，特别

是渲染这一环节，毕竟不再局限于‘黑白灰’三色了。”臧建称。

每个葫芦  
都是“可塑之才”

提起葫芦烙画的创作经历，臧建介绍，他自小喜爱绘画和手工，真正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爷爷。“小时候，爷爷教我在筷子上烙喜鹊，简单两笔就能描绘出一只活灵活现的喜鹊，既神奇又有趣，那时只觉得就是在玩，没想到潜移默化中学到了一门手艺。”

成年后，臧建成为当地纺织器材厂的一名电工。闲暇之余，在木板上烙画为他的葫芦烙画打下了基础。“那时的电烙铁不能进行调温，我就先从工具上下功夫，通过改装制作出了可调温式电烙铁。因为在木板上烙的画很漂亮，不少工友就拿着不同的物件让我烙画。”臧建回忆说，直至一位工友拿着葫芦请他烙一条龙，自此开启了他与葫芦烙画的不解之缘。

“葫芦烙画讲究一气呵成，不能出错，一旦出错，这个葫芦就废了。第一次进行葫芦烙画时很紧张，毕竟是在曲面上烙画，与平面不同，难度大得多。庆幸的是，一次成功了。”臧建说。

为了更好地研究这项传统技艺，他还学习过水粉、素描、国画、版画等多种绘画门类，可谓融会贯通，博采众长。现如今，他与葫芦烙画结缘已有40多个年头，作品数不胜数。其作品曾经荣获“2017百花杯”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优秀奖、“神龙杯”山东省工艺美术设计创新金奖等奖项，其中，作品《绿度母》《春夏秋冬》还被刊入《中国烙画作品集》。

为了更好地传承烙画技艺，臧建还在作品中融入很多现代元素，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烙画。同时，他还多次走进校园、社区开展烙画宣传，向年轻人免费传授烙画技艺。“在我看来，每一个葫芦都是‘可塑之才’，只有不停地钻研、创新和尝试，才能制作出让人喜爱的作品。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这门传统技艺，这样才能让传统老手艺真正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。”

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（二）

再读李煜

新艺·大家讲

□ 颜廷芳

北宋建隆二年（公元961年）六月，李璟病逝，李煜在金陵登基。性格懦弱的李煜本来无意执掌朝政，只是天妒英才，一路血腥走来的太子弘冀和其他4个哥哥，都死在了父王李璟的前头，25岁的李煜，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，做了南唐国主。

按照儒家“修身治国平天下”的理论，李煜应该是对皇位有着异于常人的热衷才对，但偏偏他是一个骑在纸背上行走于诗山词海的艺术家的早年，就将内心寄托给山川自然，徜徉在“一棹春风一叶舟，万倾波中得自由”的天地之中，哪里还有精力去想争名夺利的事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当他登上皇位的时候，南唐已经成了一个任人宰割和摆布的傀儡，尽管帝王的权势让他享尽了荣华富贵，却也让他背负了沉重的痛苦和包袱。

登基之初，李煜确实有一段

时间在用心治理国家，人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李煜也曾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说实话，李煜毕竟不是治理国家的好手，所有的国事政事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，时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不久之后，一心逃避现实的李煜，又回到了后宫，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娱乐活动上来。

据说有一年江南多雪，漫天飞舞的大雪将整个金陵城装点得银装素裹，富有才情的李煜和娥皇，在陶醉中乘兴宣召乐师宫娥宴饮群臣，大殿中表演的正是娥皇刚刚排练完成的《霓裳羽衣曲》。这首曲子相传是唐玄宗李隆基所作，到五代十国时早已残破不堪，直到李煜和娥皇举家齐眉之后，凭借着两人在歌赋上的天分和努力，经过精心钻研和修补，才使这首千古名曲重现人间。

于是在这个月光如水，大雪飘飘的夜晚，风姿绰约的女子，身披七彩霓裳，踩着优美的旋律，每一步都精心琢磨，每一舞都惊艳四座，那轻盈的舞姿夺魂摄魄，令在座的王侯

将相无一不痴醉于此。待到曲终人散，兴致未减的李煜，提笔在上好的宣纸上写下了这首《玉楼春》。晚妆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嫔娥鱼贯列。笙箫吹断水云间，重按霓裳歌遍彻。临风谁更飘香屑，醉拍阑干情味切。归时休放烛花红，待踏马蹄清夜月。

生于乱世的李煜，为什么未被外面世界的喧嚣和危险所干扰？其实，在他璀璨的思想里，早已有了一个空中楼阁，再加上有娥皇这样志趣相投的妻子在身边，所以当寂寞凄凉侵扰他的时候，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精神世界中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宋乾德二年（公元964年），这是李煜称帝的第四年，娥皇突然生了一场大病，久治不愈。这时娥皇的妹妹周徽即小周后，从千里之外赶到金陵看望自己的姐姐。作为姐夫，按照礼数理应去探望寒暄一下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这次尴尬短暂的相见，竟促成了一段违背道德的婚姻。

去探视那天，小周后正在午睡，在那一帐薄纱中，只见一个绝美如画的女子，侧卧在床榻之上，上好的“水

天碧”睡袍着在身上，金丝烟罗轻轻地系在腰间，体态修长，魅惑万分。她一头青丝如瀑，尽数洒在一截玉藕般的手臂上，柳叶般的眉线下一双微微闭合的眸子。作为帝王的李煜，尽管阅尽了天下美女，面对此情此景，顿觉丢魂丢魄，热血喷涌。

他情不自禁地往前走去，无意间碰响了珠帘下的风铃，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小周后，她慌忙起身，扯过一条方巾披在身上，在掩饰了自己的窘迫之后，才敢看向珠帘外的来人。只见李煜一身金缕袍，头戴宸冠，仪表不凡，不由得让小周后手足无措，脸放红光，直到李煜一声轻咳才缓过神来，连忙唤了一声“陛下……”。

回到瑶光殿之后的每个日夜，李煜又开始了更为煎熬的日子，他不仅要照顾久病不愈的娥皇，而且还沉浸在那次相见后的心驰神往中不能自拔。无奈的李煜，只得守着空荡和寂寞，填了一首首《菩萨蛮》，把对小周后的爱意和她的一颦一笑记录下来，然后再托人送给小周后。